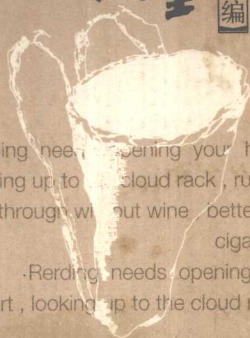


热情的格调

散文经典全编

林语堂



Reading needs opening your heart,
looking up to the cloud rack, rubbing
through without wine better with
cigarettes.

Reading needs opening your
heart, looking up to the cloud rack,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I266
L526-8

林语堂

散文经典全编

热情的格调



Rending seeds opening your heart,
looking up to the cloud rack, rubbing
through without tears, better with cigar-
ettes.

Rending seeds opening your
heart, looking up to the cloud rack,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走进林语堂 (代序)

思想和生活，原是分不离的，个人思想改造生活环境，生活环境影响个人思想。

林语堂生活的花花絮絮，本书所记，大多是从他的两个女公子林阿苔、林阿娜的日记——《吾家》中抽出来的资料。

少壮时期轶事

据《吾家》阿娜记：

这是一件滑稽事情，一个牧师的儿子，竟会写这本《生活的艺术》。父亲在小的时候曾对祖父说过要写一本书，使全世界都闻名，现在他的愿望满足了。父亲生于1895年的10月10日。他有五个弟兄，他是最末第二个。有一天晚上，父亲嘴里吸着烟，坐着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童年的故事。

他在十岁时同着哥哥上学。父亲说那时他还小，他不以为读书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都很容易学。

有一次要考试了，父亲还不去预备，陪同朋友去钓鱼。下一天父亲依然得到很好的成绩，可是那个可怜的朋友却不能。

在夏天他们常是穿着破了的鞋子，连脚趾也露在外面去踢球。他们吃饭时手都不洗的。有时甚至在夜里他们到教师的桌里，偷看明天的试题去预备。到了下一天教师便奇怪全体的学生怎会成绩这样的好。这些都是父亲童年时代所发生的事实。父亲说那时最快乐的一瞬是：住在校中一年见

不到祖母，回到了家走进门口便高声大叫欢呼着祖母，倒在祖母怀抱的一瞬。有时那船驶得太慢，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欢娱，便会跳上岸而奔去的。父亲说到家的另一方法是静悄悄地潜躲在屋中，等着祖母的经过，突然的冲出来而拥抱着她。所以父亲说他们到家时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大问题那是当船在半路，有一站，那里人民是在吃着猪肝汤，或是油煎饼，一样的可口一样的价钱都是一角钱一份，于是便要决定究竟吃哪一样来得好。假使我是父亲的话，那我便要油煎饼的。

父亲说在学校他们每星期只用一角钱。而且是用得很够，母亲好像觉得那时的父亲比现在好得多。因为父亲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剪发的！你想，父亲会不待人催促而自己到理发店去理发哩！其余的钱父亲用来买糖果，当然像他这样的孩子买糖果是很自然的。

当父亲从中学毕业后，祖父送他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

那时他才认识读书的价值，真的做了一个好学生。他每年得到金质奖章，直到他自己放弃了让他人去得到的时候为止。父亲说他在上中文班的时候，他是最顽皮的一个。但父亲解释那是中文教师自己太腐败守旧，他说人们可驾着汽车到美国，因此全班学生都轻视他。父亲带着英文书上中文班，在教师讲中文时间读英文。这时父亲是读神学系研究怎样传道，后来主教却对他说还是不做牧师的好，因为父亲读《圣经》越多便越不相信它了。他说从不预备《圣经》的功课，但当主教问到问题时，父亲便虚构了故事而猜度它。有时他的猜度竟不错，但有时竟会说出《圣经》上的另一故事。

不久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订了婚。母亲等了四年，等候父亲来娶她，后来她自己对自己说：“这位语堂先生，他已和我订婚了四年，但为什么不来娶我呢？”

结果是在1919年结婚的。但当我后来索看这结婚照片时结果使我很失望，母亲说：“我们摄了好几张，但当我们把底片交给语堂的兄弟后，他放在衣袋里，哪知袋底有个漏洞竟失落了。”

我是为这答语而很懊恼，但我可幻想到这照片是怎样的！结婚以后，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父亲在哈佛大学读书，每科都是“优”等。后来到德国留学，他们住在寄宿所中，母亲告诉我说有一次，当她取衣服去洗

时，她看见袋中露出了尾巴，父亲把它拖出来，原来是一只活老鼠！母亲被这长尾巴吓坏了，由父亲把它掷在厕所中。

母亲在德国患着盲肠炎住在医院中。那时他们很穷。当母亲进医院的这一天，他们袋中只有十三块钱，父亲每天只吃五分钱一包的麦粉度日。于是他们打电报到中国要钱。

一天母亲去看医生，医生说母亲也许将来不能生育了，你想，母亲哭得多悲伤，虽说我自己并没有看到！但是当母亲在德国怀孕阿苔时，父亲说：“我们还是回家去，否则阿苔将要成为德国人。”所以他们买了船票，正当动身的一天，父亲去应博士试。但母亲很烦恼，假使父亲得不到学位怎么办？父亲对母亲说别人既能考取为什么我不能？后来在这天的十点钟母亲正等在大道旁，教授伴着父亲来说他已荣膺博士衔了，母亲真快乐得在大路旁同父亲接吻了。于是他们便回中国来。他们到达了厦门而阿苔也在五月六日下地，阿苔生后，每天下午哭着，因此引起了祖父的发怒。后在北京生了我，母亲说我是医院中十八个孩子中最胖的女孩。不久在上海生了妹妹，在1936年我们来到美国，而现在我们是在法国。

父亲是祖父最宠爱的儿子，他是弟兄们中比较年幼的。他常把他幼年时代的事情，告诉我。有时候，他讲得使母亲也好笑起来，他也时常说起他将来会成一个胡子。他每天吻母亲的面颊，父亲说她和妹妹是双胞胎呢！

父亲时常把许多玩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而且也已经说过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他说的时候，总是一样有趣，而且听的人，也从不感到厌倦。

喜欢吃的东西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吾家》阿娜记：父亲是出名喜欢吃烤牛肉的，他的胃消化力很强。不过，父亲怕吃冷的东西。吃过饭以后，他并不需要吃水果。在酒吧间，他选择咖啡或茶。关于他的生病，故事是很长的。

父亲的胃口很好。就是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像没有生

病的人一样。他并不像一种爱客气的人，真正饥饿的时候，嘴巴还假说着：“我不要吃什么。”今天早上，他还问我讨两只梨。他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的方法，我的病就会好了。”因为父亲不把任何事看得很严重的，所以他能多吃。读者读到此地，别把父亲当作一个馋嘴的人看待。

母亲在刷牙齿以前，是绝对不吃东西的。但父亲在匆忙的时候，连刷牙齿的工作，也会忘了做的。父亲所以有这样好的胃口，一面全靠母亲的照顾，才能不生病。另一方面，又赖母亲给他吃他所不需要的东西。其他的食物都是父亲所需要的。如果父亲说：“牛肉汤味道很好。”这意思说他要多喝一些。哼！父亲的肚子实在有些奇怪。他虽然尽是吃些好东西，但他的身体依然并不肥胖起来。这也是母亲喜欢减肥成瘦的缘故。不过，实际上母亲并不比一般美国人胖，就和中国人比，她也不能算胖子。父亲在禁止吸烟的地方，他从不像一般学生那样，把烟偷偷地吞下去的。

《吾家》阿娜又记：

父亲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为了这事，母亲时常笑他。

有一次他觉着他的肚子饿了，烧了五只鸡蛋，还吃了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总之，他夜里吃东西的次数很多。

父亲：“昨天夜里我觉得饥饿，我一直想了十多分钟，不知道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不能入睡了。”因此他起来了，他独个在膳堂里，吃了一些爱吃的东西，母亲看见以后，大笑起来，并且将这事告诉了我们。

“可怜我呀！我现在已觉得比较好些了，但仍旧有点饿哩！”父亲这样说。母亲最喜欢看他吃东西，同时也笑他。

每天我早上起来，往往看见在父亲的桌子上，满堆橘子啦，生梨啦！许多果皮。

更有些时候，我在半夜中醒来，会听到厨房的响声。你可想像到这是谁的声音吧？

我不时想起，饥饿对于我的父亲是件可怕的事。他最恨的一件事，就是恨人家在八点或八点钟以后吃饭。倘若人家请他吃饭，必定和我们一起

先吃饱，然后才去的。

我认为有一件事我喜欢父亲的，那就是他可以随时吃煎鸡蛋，而且倘若他一个人独吃的时候，鸡蛋的味道特别比我们一起吃的时候香些。父亲有时上铺子里去，不时买些糖果回来。但他不肯让我们去买回来。

有许多癖好

《吾家》阿娜记：

在有一个时期，我觉得父亲像我们一样——似个孩子。他有许多癖好，像玩弄蜡烛呀，用各种颜色填我们书上的插图，以及其他种种玩意儿。总之，凡是平常人所有的癖好，他也有的。第一件，他自然是爱吸烟的。当父亲醒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刻停止抽烟的。这样，一支一支地直到他睡到床上为止。他在写作的时候，更爱吸纸烟了。他曾说过，他如果不抽烟，他就写不出一些作品。

有一次，父亲忘记他的烟斗，他觉得他双手空虚而懒散，因为他没有东西握在手中，他是会觉得空空的。

父亲上百货商店时，如果他们不允许他吸烟，父亲立刻说，从此他不上那铺子里去买东西。

第二件，父亲爱喝茶。他也说过，他每天非喝茶不可。否则，他是不能写作什么作品。有时茶烧得不沸，父亲喝了一口，就会不满意地说：“呀！洗碗水，不冷也不热，怎么可以拿来喝呢？”而且父亲主张独用一只茶壶，专泡热茶用的。倘若茶里面有了牛奶的气味，这时，父亲便立刻要换只另外的茶壶了。

再有一种癖好，就是散步。因为他平时走路非常快，当我们全家人出门的时候，父亲总是走在前面。但是，我的母亲的步调，恰和父亲相反，她是走得很慢的。我因为比较快些，所以父亲总是常同我一起走。母亲同阿苔走。妹妹老是跟着母亲。要是母亲穿上水貂大衣，父亲就愿意同她走。因为父亲说：“如果我不和你走，人家一定要看不起我。现在我同你走，人家会说：“他的太太有件水貂大衣，他一定很富裕。”因此，很自然的有了这种规则：要是母亲穿上她的水貂大衣，父亲就认为可以和她走

了。

关于父亲和我们玩的事情，种类很多的，像一种蜡烛油，我们用来制造假面具、马、房屋和各种玩具，我们是觉着如何的有趣哩！父亲替母亲捏了一个蜡像，我们热烈地做了许多玩具。

有一次，母亲在医院里，父亲替她捏了一个蜡像，看上去真像母亲哪！后来我们又开始制造盒子，盒子的颜色很美丽。我们就用它来盛邮票呢！

实在的，父亲有许许多多的癖好，我不能将它一一说出，用笔来写呀。

《吾家》阿苔记：

父亲的嗜好真多啦！上面说过的，不过是一部分：这些嗜好都很有趣。

在苏州画舫上，我们常常用不同的游戏方法娱乐。我们有几种蜡像放在橡木制成的小桌上。

父亲把蜡烛油融了滴到桌上的一只鸭子型上去，结果鸭子融成了，不过这是第一次的试验。我们真爱这些玩意儿。我们在星期六回到上海来的时候，我们购买了各种颜色的蜡烛。我们又把一种颜色熔在玻璃杯中，使琢磨时比较光滑些。当蜡汁软得可以割切时，坚硬得可以竖起时，我们就用一把尖锐的刀刻成房子或是脸面的样子，等到这东西干燥以后，我们再熔下另外一种颜色，使它成就房子啦！面脸啦！变成可爱的东西，然后我们又用雕刻的方法，细心的雕刻。接着我用刀的平面，把它托起来。我们非常高兴发明这种新的技术。但，这也需要技巧，才能做成精良的东西。

父亲常常欢喜干这种玩意，而且，很自夸地给他朋友们欣赏。其中有一个朋友，他看了以后，也去试了试，不料他制造得比我们更好。当我们到纽约去的时候，还是继续用蜡汁雕刻物件的娱乐。但是，我们真讨厌做清洁的工作，因为蜡烛油粘在桌上，是很难刮起来，而且也不容易整洁的。

此外，父亲还有收集留声机片的嗜好。倘若他爱好的音乐，他欢喜听了又听。现在他有了一百八十张唱片，当我们每天晚饭以后，他就坐在火

炉前面，静心的享受好的音乐片子，并且，熄灭了房子里所有灯光，仅仅留着火炉中茕茕的柴火。

父亲特别爱在乡村中散步。当某一个清明的早晨，或者，在新鲜的空气中，悄悄地徘徊，或者穿上不透水的雨衣在细雨中缓缓地散步，或者持着烟斗在林中徜徉。

写作时的神态

林语堂写作时候的神态，据他女儿的记述，外人是不知道的。《吾家》记：

依照我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模范作家；否则，便是我的自夸。当他写作的时候仿佛整个屋子，都属于他所有的；除了街上的小贩以外，没有谁敢去惊扰他。看他那种写作的情形，真有些奇怪。

他的书室是一间舒适的屋子，四面全是书架，角落里安置着一张工作的写字台，——那只台上永远是十分整洁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写作的时候，书室是关上了门的，没人敢去惊扰他。当他做完了工作，你可以看见空中罩满了烟雾，闻着烟斗的气味。你也可以看见写字台中间部分堆着一堆纸，这便是他一天中写成的原稿。台上还放着几本他喜欢读的书，还有他喜欢的笔，铅笔和放大镜。烟缸里的烟灰，总是盛得很满，连台下也满地是烟灰和火柴梗。

母亲有重要的事情和他商量，也敢开了书室门进去的。母亲进去，把书室门关上了，我们便在钥匙孔里张望。那时父亲还是在写作，连头也抬不起来，可是他却能知道进去的是什么人的。

他的写作的腹稿，大多数是在床上打成的。那时候，确实是很幽静的，母亲翻书的声音，也成了一种细微的声息。父亲也在床上运用思想，当全屋子灯光熄灭的时候。其实他并不上床睡觉，他依旧起来，走到窗口，眺望窗外的风景。我们只在黑暗中看到他的烟斗中发出来的火星，红红的在窗口闪动。他有时静静的坐在那里，直到他写作材料已计划好了为止。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有些时候，我瞧见父亲一边写作，一边微笑；那种情景，就暗示我

们，他的写作，是非常得意哩。父亲常常说，一个人心情忧郁的时候，无论怎样，写不出好文章来。作者自己就憎厌作品，又如何能引起读者们的兴趣？

父亲有了秘书，情形便两样。女秘书坐在椅中，父亲的两手，又在裤袋里，走来走去，嘴里述说他的语句。你在隔壁房里，可以听得打字机“的的拍拍”的声音。父亲坐着的时候，有时把脚搁在窗沿，或别的地方。他说像学生那样坐得很端正，会使人好笑，也不大适意。这些就是父亲写作时候的神情。

演讲要赚钱

要林语堂出席演讲，大多要报酬的，在上海时，就是如此！他很坦白说这是应得的报酬，报酬多少，“双方面洽”，市价也有涨落的，并非规定润格之例。《吾家》阿娜记：

父亲常到俱乐部或会场，或类似的地方演讲。假使演讲可赚钱，他也许觉得好些，但他现在真觉憎恶极了。有时候我想，他怎么把演讲稿会写得这样快。好像假使指定的演讲时间是八点钟，他决不在一星期前预备，或到他书房中去实习，他只是在五点三十分去散一会步，回家后洗洗脚，七点钟坐在书桌边思考一会儿，于是关着门把大纲用打字机打出来。到八点钟他早已预备了。

有一次我们在“胡佛总统”的轮船上，他们请他演讲。我们孩子们也去听讲，因为在船上我们进出可以自由随便的。许多船上的侍者也来听，他们觉得能够服侍父亲进餐而骄傲。当他开始演讲时许多人望着我们，使我们觉到很不安。在他讲完后人人都拍手，母亲却对我们说不要拍手，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能太骄傲。所以母亲在公众场所从不作赞词，但回家后才向他祝贺。

当我们听父亲的演讲时，便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有时他谈到严重的事情时，他的脸色会发红似乎很有丈夫气。他从不在会场上昏倒或发生任何的意外。父亲想必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使他在演讲时从不停止。有时人家请他演讲，在事前并不通知而临时请他的，但父亲会讲下去，无穷尽的讲下

去。父亲出发去演讲前，母亲便到他的书房去温柔地说：“语堂，头发梳好。”父亲向她微笑而去拿木梳。有时他在进餐时想到了题材，他便起身去把它打出来。有时他会使你头昏，忽然从书房走进餐室，忽然从餐室又走进书房。所以父亲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清洁无比的脚步

《吾家》阿娜记：

父亲常常夸耀，他认为他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因为他每逢散步回来，总要洗一次脚，他说：

“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有谁的脚，能够像我一样的清洁？罗斯福总统，希特勒，墨索里尼，谁都比不上我！我不相信他们能像我一样，每天要洗三四次脚的。”

这是他常常说的笑话。

父亲喜欢洗澡，他也把洗澡当作一种运动。他惟一的娱乐，就是散步。但他在少年时代时，却是圣约翰大学中的一英里赛跑的选手。父亲奏钢琴的本领很好，但他却连一首曲谱也记不熟。

他的烟斗

林氏有一具烟斗，手不离斗，亦可知其生活的闲适。《吾家》记：

这烟斗父亲是用来当作各种应用的东西。第一，当然是吸烟。烟斗的圆端放烟叶的地方却常用来擦鼻子。这端常是热的，因为烟叶常在燃烧。父亲的鼻子常发油光。这温暖的烟斗在鼻子上擦着很适宜，所以父亲常用他的烟斗擦鼻子。这样烟斗的一端，擦了从父亲鼻子上来的油腻。另一端，放到嘴里的一端，用作指使东西的。他指使人们，或敲椅子上的钉子。这烟斗是每天要清洁一次。但烟油常是很气味而乌黑的。有时父亲不小心，嘴上碰着烟油，于是他说他尝到了苦汁，在街道的角隅吐了一地。

父亲说没有他的烟斗他便做不来任何的事。有时当他放下他的烟斗或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便不做事，在全屋中乱跑。嘴里说着：“我的烟

斗！我的烟斗在哪里？烟斗，烟斗。”他常在找到后便大笑而觉得满意。父亲常为他心爱的烟斗而发狂。他说：“我在一小时前装烟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燃过。”于是当他有空吸烟的时候他将说：“现在，我可做一件事情吗？吸烟好吗？”虽然他是这样的问，但等不到我们的回答，他早已在吸烟了。

潇洒的天性

林氏如何怪趣的、玩皮的，《吾家》阿荅记：

父亲是个怪有趣的人物。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态度总是很自然，他也和任何人一样在家里居住。

他在工作的时候，却是十分严肃的。他有一间书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把门关着。当然，这在作家，原是很平常的。父亲很少读小说，这却是很有趣的。他读的多是论文、哲学、科学一类；要是他在读小说了，那他一定为了某种理由才读的，不过现在他也读小说了，因为他自己也在写作小说哩！父亲倘若读了一句幽默的句子，他的脸上就表示着高兴，如果读了有趣的一段，他便大笑起来。他那种大笑的样子，我们却是学不相像。父亲一空闲下来，便是孩子们的头脑，父亲喜欢游戏，他也替我想出了好几种游戏，他对于我们，仿佛是一个大哥，他常常讲笑话，又喜欢开母亲的玩笑。

父亲喝茶，又抽烟卷，而且数量很大，他说他可惜不会喝酒，不知道酒有什么滋味。他的写字台上，总放着茶壶茶杯，当他开始写作以前，他便喝着茶，又用他的烟斗抽烟。父亲也喜欢旅行，他爱参观新的地方，发现新的事物。最使人可取的，他不论中外娱乐，城市乡村，他都能享受。他爱看电影，又爱在松树下面睡觉。父亲常常告诉我们，北平的城市和乡村，是互相联络着的。父亲憎厌上海，因为上海没有山，也没有旷野，但他却在那里住上十年之久哩！

父亲对于我们的教育，很是注意。就在散步的时候，他常解释许多名词给我听，说到教书这件事，他是最有耐性的。

父亲很爱母亲，母亲也一样爱父亲。有时父亲因为流动演讲，父亲要

在狄德，或芝加哥去三四天。他俩会感觉不见面的烦闷——我们当然也有这样感觉的。

父亲写信的时候，总是写些他所讲述过的事情。他用极简单、优美、清楚的英语。他每在早晨，把意思讲给他的秘书听。父亲对于好几个中国朋友，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这些朋友都是学者。父亲常和他的朋友出去旅行，访问古代伟人的墓地，或者参观某个诗人的故居。

进教堂为听音乐

林氏生活轻松愉快，《吾家》记：

假使星期六下午去看电影，那么星期日下午我们必在第五街上散步。当我们走到第四十九街，我们必定向右转到广东村那里吃夜饭。

好了，这周末的星期六看了《不是神圣》，星期日我们又再在第五街上。我们这天的路径好像是这样的，起点是在第六十四街和中央公园的西端，走到第五十七街后转向东。到第五街后我们再走向城里。这天很晴朗但有一点儿风。母亲穿了白皮领大衣，其余的人也都穿得很体面。父亲和阿娜走在我们前面十尺距离。有时他会向后转站着等母亲，母亲是不能像父亲或是美国的女孩那样走得快。在父亲和母亲走成一线时，我们三个在前面，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各样的事情。在他的谈话中间他常向母亲说要她注意妹妹的敏捷的小腿。母亲回答说：“阿娜穿美国式衣服比阿苔好。”在中央公园的邻近是很少店铺，我们也不去注意那些。

在第五十七街有一间一间的鞋子店。母亲逐一的参观着，父亲说：“进去，让我们进去，这双不错。”母亲说：“不，不是这时候。”父亲说：“你不是喜欢鞋子吗？”母亲说：“是的，但今天是星期日”。所以我们没有进去买。后来父亲说他是饿了，他笑着对母亲说：“我要到那角上的食物铺去买炸面卷和咖啡吃，可我要确定当我出来时，我仍可在此地找到你们。我和阿娜去。”阿娜和父亲去了。当他们出来时候，我们在他们前仅多走了八间店铺，阿娜后来说她吃了冰淇淋。我不注意任何的店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第五街有一对穿得很漂亮的夫妇一直很快的走着。我不知道是我撞

了这妇人呢，还是她撞了我，但不管怎样我想向她道歉时而她已走远了。当我向后看是谁时，另一个女孩又撞了我，我没时间去听她说“抱歉”，但也许她是说过的，橱窗中金钢石在黑绒上看起来很美观，我们在猜度它有多少克拉重。在那第五街上，我们不仅注意店铺还注意行人。看看她的脸究竟她是否抹了橘色粉。

我们走到了第五街的教堂。父亲说：“我们进去吧。”母亲回答说：“为什么，你不是教徒啊！”“但我要去听音乐不是听他的布道。”我们走了进去。但乐队已停止奏乐，我们只坐了五分钟便出来。在第四十九街上我向左转就见到霓虹灯照着广东村。

喜养小鸟

林氏不喜养狗，而喜爱鸟，住在国内亦是如此，并有《买鸟》专记，刊载《人世间》。《吾家》阿娜记：

昨天我们到巴黎的小鸟市场去看鸟，当我们走进市场的当儿，我们就存心想买几只的，但不知道买哪一只或哪几只好。

我们慢慢地走着，观察着每一只在歌唱的鸟，后来碰着有人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一对红头鸟的价值，那些是关在笼中可爱的小鸟，我们问他六只的价值。 he说是五十法郎。许多人民注意着中国人怎样会讲法国语，怎样买鸟，大家站住了望着妹妹。父亲的本意带着鸟笼未必不雅观。但再一思索以后，我们决定散一会步，再来买，以免累赘。

所以我们又再慢慢地走着。父亲是喜欢颜色的，看见了颜色鸟，他便凝视着。

现在我见了一对颜色美丽的鸟了，从头至尾各色都是不同的。而且美丽地配合着，父亲凝视了很久，最后问这鸟的价值，但太贵了，要一百五十法郎一只。

父亲对于这种费用，向来是不吝啬的，他常思忖着由此所得的愉快，和所出的代价相比较，只要他觉得值得，他便买了它。父亲想了一会，觉得假使两百法郎一对他便买它，但是那人不愿此价出卖。所以父亲只得又回到三对卖五十法郎的地方。那些也是美丽和整洁的。但和另外的两只相

比较，自然差得很远了。结果，我们决定买四只，给他们三十五法郎。

可是那时父亲有些不满意，因为没有美丽的颜色，虽说这些也是有颜色的，可是并不多。父亲又还希望有一只会叫的鸟。能学各种鸟类的叫声。父亲的愿望也是我们所同意的，我们也喜欢有一只善唱善叫的鸟。

所以我们走过了这店，再到另一店或可以说是另一市场。那里有一只鸟，唱得很悦耳，代价也要一百五十法郎。父亲问他最低的价钱，他说至少要一百法郎，父亲还他八十，他却沒有答应。

后来在一个狭小的地位中，发现另一只善唱的鸟，代价只需四十法郎，阿苔很小心地注意着，她知道如何能节省金钱，她希望父亲放弃价值一百法郎的一只，而注意这价廉的一只。父亲与那人略一论价后，他转过他的头，看到这价廉的一只，这鸟并不是善唱的，父亲认为，它只是刺激性的叫，而不是悦耳的歌唱。

但父亲对于那一百法郎的一只，确实冷淡些了，结果，总算买了价廉的一只。因为隔了一会以后，它婉转地叫了，我们也称它为善鸣的鸟了。

等我们重又回到那对美丽的一对鸟市场的店主前，那两只美丽的鸟已售去了。

因此我们只带着五只回家。当我提着笼子时，鸟叫起来了，于是引起一群人围着听，我觉得我是要被围于人群中了，所以便把笼交给阿苔拿，而自己走到爸爸那边去。

我们到了家，把笼子挂在钢琴上，而这鸟叫了又叫，直叫到天黑。那两对鸟各躲在它们的枝条下，紧紧地握着枝条睡去了。

但这只善唱的鸟，是我们最爱好最宝贵的，但鸟也是孤独的，可怜的小鸟，它得这枝跳到那枝，又是孤独地睡着，但是后来我看见一只小鸟偎在它头颈下，看上去像父子两个，于是我觉得这五只鸟已成为一个家庭似的了。

今天一只红色鸟飞去了，它的妻子或它的丈夫单独留着。它在叽叽地叫唤飞去的鸟儿归来，而且连这只善唱的鸟，也帮助着叫它归来，但是这是无用的了，它早已飞向天空，谁也不知它的所在了。我看飞去的一只也许是雄的，那么我们现在剩下是两雌而一雄了。

我去看看剩下这只鸟，啊！是的，她是一只可爱的，但它却逃去了，

我觉得很难过，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飞去的是“它”而不是“她”，似乎又有些欣慰了。

对几种事物的意见

林氏父女谈话中发表的对于几种事物的意见，据《吾家》记：我要父亲同我们谈话，而告诉我们关于各项事物的意见。

父亲：阿荅，这碟菜滋味很好，是吗？

阿荅：是的，我常喜欢中国菜，它很好吃。

父亲：不错，你是对的！在美国或任何欧洲哪一国的菜，你只有一块的切肉，切而再切。没有丰富的蔬菜，只有洋山芋。他们所吃的面包，刚只几片，这就是为什么我憎恨外国食物的原因。

阿荅：是的。

父亲：而在中国菜中，你可将美国菜中只够一个人吃的一块肉，切成许多碟子而与它物相混合。假使客人来了，你不一定需要为他增添任何东西。但在外国菜中你必要再添一份来。

阿荅：是的，这是对的。但你宁愿做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父亲：当然，我要做一个男孩子或男人。我看起来做女人是比男人更麻烦，譬如在世界上，男人比女人出名的多，男人比女人能赚钱的多。男人没有像女人这样多病。假使发生什么事情，女人是常比男人更怕事。女人留心社会和他人的看法。

男人不一定要留心社会。可以没有钱而独自生活。但是女人对于各事要处处留心，她们说这是因为社会的缘故。

阿荅：我也愿做一个男孩。

父亲：在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常对你们说女孩子是较男孩子为幸福，因为能有美丽的衣服，但男孩所穿的永是灰色、黑色和棕色。当然，一个孩子从三岁到六岁或七岁的时候会这样想。但当他们长大以后不用旁人的告诉，他们也会知道的。

阿荅：谈到衣服，当然，女人能有极好的一种。

父亲：你不要这样讲，但不论怎样，女孩较男孩为幸运这一点，那是

不容抗辩的。

阿苔：啊，我是不怎样在意，但你要哪一种，中国的服装还是欧洲的。

父亲：好，各有长处，谈到男人，我一定愿意要中国的服装，一件长袍从肩上一直到下面，旁观好像一件寝衣。但是看到外国人的服装，内边附着皮肤的是一件衬衫，此外短衣和上衣。在你头边一件东西像缚狗那样缚着，称之为“硬领”。而紧紧在你颈上缚着的领带真像狗的链子。这岂不是愚蠢和疯狂？假使一个胖子穿件外国的服装，那便像这样，他的肚子在中间凸起这衬衫角正在肚子中间飘扬。一根带子拴在裤子和衬衣相接处，你想，这裤子怎样拴得牢？

阿苔：哈！哈！不错。但对女人怎样？

父亲：外国的服装有许多的变更，你能穿许多的种类。但中国的服装可不能。因此我想做一个女装的成衣匠，给贵妇们的服装打样。我将变更中国的服装做成许多不同的式样。

架着新式无框眼镜

据《吾家》阿娜和阿苔告别记载：

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出去参加宴会时，总换上别的衣服，但他却不喜欢把上衣和裤子穿得一样，他觉得只有侍者才是那样穿的。

父亲也爱漂亮，他把有架的眼镜，换成新式无框的。他知道如何配置他的衬衫、领带，使服饰调和。

憎厌油光头 爱穿舒适鞋

《吾家》记：

父亲也憎厌青年人把头发梳得很光亮，加上许多生发油。他喜欢穿棕色、宽大、不透水、发亮光、经穿而舒适的皮鞋。